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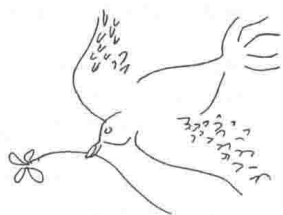
[日]
佐野洋子
著
さのようこ

沒有神也沒有佛

神も仏もありません

中信出版集团

陈东美译



没有神也没有佛

〔日〕佐野洋子 著
陈东美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神也没有佛 / (日) 佐野洋子著 ; 陈系美译

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086-8921-0

I. ①没… II. ①佐… ②陈… III. ①散文集 - 日本
- 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9034号

Kami mo Hotoke mo arimasenu by Yoko Sano

Copyright © 2003, 2008 by JIROCHO, Inc.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and republished in 2008 by CHIKUMASHOBO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IKONMASHOBO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pei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hu Chen Books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。

没有神也没有佛

著者 : [日] 佐野洋子

译者 : 陈系美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 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: 880mm × 1240mm 1/32

印张 : 5.375 字数 : 93千字

版次 : 2018年7月第1版

印次 :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18-3587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号

书号 : ISBN 978-7-5086-8921-0

定价 : 36.00元

图书策划 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1 这是骗子吗 | 001 |
| 2 难得的画面 | 009 |
| 3 不是今天也无妨 | 017 |
| 4 看着彩虹死掉 | 025 |
| 5 以丹田发声 | 033 |
| 6 普普通通地死 | 041 |
| 7 是怎么回事吗 | 049 |
| 8 幸福的极致滋味 | 057 |
| 9 但愿如此 | 065 |
| 10 老公睡仓库 | 074 |
| 11 不正常 | 082 |
| 12 那怎么办 | 091 |
| 13 一无所知 | 099 |
| 14 山里的细川百货 | 107 |

15 现役团体操	116
16 别人的兔子	124
17 谜样人物“林先生”	140
18 用钱买	148
代后记	154
解说 洋子与麻将牌	160

1 这是骗子吗

八十八岁的失智老人问：“不好意思，恕我失礼，请问您几岁？”即使失智也会说“失礼”，真是令人佩服。我回答：“六十三喔。”心想回答了也没用之际，失智老人又问：“不好意思，恕我失礼，请问您几岁？”“六十三哟。”“啊！六十三，这样啊。不好意思，恕我失礼，您几岁？”一直说“六十三”“六十三”说得我都累了，不由得凶了起来：“妈，我六十三岁啦！”一直重复同样的事让我心烦气躁，却也逐渐惊愕于自己竟然六十三岁了。

不会吧！我六十三岁了？明明理所当然，毋庸置疑，我却觉得，咦？不会吧？这是骗人的吧？满心不可思议。“妈，你几岁

呢？”“我？呃，我啊，这个嘛，大概四岁。”昨天的假牙如神隐般消失了。拿掉上排假牙的人，容貌都变得怪异。上唇陷入下唇里，顽强的皱纹以嘴巴的凹陷处为中心呈放射线状四散出去，像屁股的洞。

这回竟然四岁！

之前她答过四十二岁，虽然当时我受到打击，但是也还会哈哈大笑，坏心眼地说：“四十二啊，这样我比妈妈老耶。”那时她偶尔还叫得出我的名字，有时还知道我小时候的事。那时母亲的记忆已明显混乱了。从那时起，我便放弃向母亲确认她的年龄。在她的心里，我像是哪里的“太太”或是“别家的人”，或是不晓得从哪里来，一直待在那里的孩子。这回居然四岁，但我笑不出来。看着嘴边满是皱纹的四岁之人，我沉吟，原来已经退化到四岁了。

昨天下了一场大雪，佐藤来帮我铲雪。我和佐藤是从中学起就认识的老朋友，他今年应该六十四岁了，戴着有雪结晶图案的毛线帽，深色墨镜，穿着绿色连帽外套，有很多口袋的长裤，以及一双去年没穿来的帅气长靴。一身装束几乎跟我儿子一样。

佐藤以熟练的姿势，发出“唰咔唰咔”的利落声音开始铲雪。我看着他，脑海里突然响起小学时唱的歌：“村里摆渡的船

夫，是今年六十岁的老爷爷。即使年纪大了，划船的时候，依然活力充沛地摇着桨，嘿咻嘿咻，划啊划，划啊划。”

在小学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六十岁的船夫已经是老头子，差不多快死翘翘了，却依然在勤奋工作，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首该佩服的歌。如今六十四岁的佐藤，穿着绿色连帽外套，戴着墨镜，开着车，哪里都能去。佐藤会觉得自己六十四岁这件事很不真实吗？

上周，我和佐藤夫妻以“银发族优待”身份去看了电影《哈利·波特》，大家都看得很开心。“太棒了，省了八百圆。”“好开心哦。”“以后可以常来看电影，哈哈。”但其实我心里很不爽，因为当我大声说“我是银发族”时，卖票的女生看了我一眼便立刻递出票来。我多么希望她能以狐疑的眼光看着我：“你谎报年龄了吧？”

我大吃一惊。原来在别人眼里看来，我也是银发族了。不知不觉六十三岁了。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啊。

开始唰唰唰卖力铲雪的佐藤，你知道你六十四岁，有没有惊得发慌？如果找村里六十岁的船夫去看《哈利·波特》，他大概会不爽地说：“别傻了，我才不去呢。”

小时候，我很喜欢捏奶奶的手背。往奶奶的手背上一捏，就

会出现用皮做的小小富士山。奶奶的手背几乎只有皮，而且延展力十足，那时我好羡慕她的手背能做出富士山。我的手背圆圆肉肉的，不管怎么捏，皮和肉都粘在一起，QQ软软，怎么都捏不起来。我一直捏我的手背，捏到发红了才死心。

如今，我常常捏我的手背。哦，会延伸耶，会延伸耶。富士山轻易就耸立在我的手背上。皱纹也能朝着山顶延伸。只有薄薄一层皮的富士山。小时候，我认为奶奶一出生就是奶奶了，所以想都没想过奶奶也曾有有着QQ软软小手的孩提时代。小时候的我，不会去想奶奶是八十岁还是六十岁，因为八十岁和六十岁同样都是老太婆。现在的幼儿园小孩大概也是这么看我的吧。

以前我养了一只猫，很漂亮的猫，年纪越来越大以后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它变成了四角脸。因为长了毛，所以看不太出来，但脸颊的肉明显下垂了。我顿时感慨万千，这只猫和我母亲的脸是同样的构造，因为母亲的圆脸也变成了四角脸。那是在二十年前左右。

我特地打电话给妹妹：“我跟你讲哦，我家猫咪的脸，变得跟妈一样了喔，脸颊下垂变成了四角脸。不过猫有毛真是赚了，可以用毛遮住松弛的脸。”啊哈哈，二十年前的我大笑。我以前就尽量不照镜子，一直这样活了下来。今天我揽镜一照，

内心不断涌出这样的声音：“咦？不会吧！”

二十年前的猫咪和母亲一样，而我也变成四角脸了，脸颊的肉往脖子那里垂了下去。以前我不想确认我长得有多丑，所以不照镜子，现在想确认原型被破坏的情况，就猛盯着镜子瞧。啊！只是丑算什么呢？不、不、不知不觉中……不，其实我知道，竟、竟然，变得又丑又老了！其实多年来，我一直在确认自己的老化。不仅外貌，连内在也像是一直在把垃圾往皮囊里丢，随着岁月膨胀了起来。生物的宿命是自然的法则，宇宙就是这样形成的。人会老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那个人也老了呀，我也老了呀，心里清楚得很。可是一照镜子就吓得半死：“不会吧！这……这是我？这不是真的！”简直像遇到了骗子。

但我也不会因此就去填硅胶或拉皮，只是每次照镜子都会觉得“不会吧！”又老又丑究竟有什么价值呢？

然而崩坏是挡不住的，只会加速前进。后来会慢慢习惯吗？会变得泰然自若吗？会变得自暴自弃吧？

到了六十三岁，记性越来越差，物品的名称和人的名字都无法立刻想起来。“那个，那个……”“那个人，那个人……”一天说上五十次。记忆力的肌肉也松弛了。专注力低下，无法持续工作。精神力的肌肉也下垂了。这时我不会想“咦？不会吧！不会吧！我不知道喔”，而是会心情奇妙地平静下来。没办

法呀，年纪大了嘛。

“人真的很耐用啊，没有机器能连续运转六十年。每天都在用喔。即使睡觉时，内脏也在分秒不休地工作。要是经常保养，可以用上一百年呢。没有车子能跑一百年吧。”有时也会像这样，想得非常积极而正面。能力的衰退或许能和悲哀一起接受，可是，对于连孩子都认不出来的失智，这种恐惧深深栖息在我内脏的阴暗角落里。

（请注意，这绝非缜密精确的调查）大致回顾我六十三年的人生，觉得它短暂有如转瞬，却也漫长到让我觉得受够了，饶了我吧。这两种思绪并存，分不清是太短或太长。我每天都觉得活到今天就够了，每天都觉得今天死刚刚好。

除了照镜子时出现“不会吧！这是我？”这种惊愕的瞬间，独处时，我会想自己究竟打算活到几岁？看着白云在蓝天里飘荡，我觉得我和小时候的我，活在同一个世界。不管六十岁或四岁，“我”只是看着天空。而蜘蛛网忽然粘在脸上的惊愕，无论七岁或四十岁或是现在也都一样，我依然惊愕不已。

在人群杂沓的都市十字路口，我心烦气躁地大骂：“可恶的家伙！”不管三十岁或五十岁都一样，都不是别人。十多岁时，我认为人过了四十就是大人，能了解世上的一切，碰到任何困难都能正确应对。

然而如今想想，十多岁的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以外的事。除了一起生活的同时代的人，我压根儿没想要认真了解别人，更遑论运用我的想象力。但自己到了四五十岁以后，对于自己年轻时的单纯、愚蠢、肤浅感到非常羞耻。到了这把年纪，对阿姨们的喜悦、痛苦、哀愁也有了共鸣。而人生或许四十才开始，上了年纪甚至有种喜悦。可是后来发现不管到了四十还是五十，人绝对不可能“不惑”，我大吃一惊。这不就跟九岁一样了吗？

人究竟要到几岁才能成为大人？长大后的混乱迷惑只比九岁的时候更复杂，更深不见底。人根本无法变得聪明伶俐。而我也隐隐约约开始察觉到，聪明伶俐的家伙是天生就聪明伶俐，笨蛋是天生就笨蛋，年岁增长也治不好笨蛋病。笨蛋只会重复聪明家伙没经历过的蠢事，一直笨下去。然而我认为，活得愚蠢或许比较有趣。

而如今，我六十三岁了，是个无用的老人。失智的八十八岁老人，无疑是杰出的老人。成为杰出的老人时，人已能超越年龄，能够宣示自己“大概四岁”。我认为这是对的。我心里的四岁并没有死。看到下雪就很高兴，无关我是四岁、九岁或六十三岁。

人们说，一旦失智，当事者其实很轻松。这是谎言。认为自己是四岁的八十八岁失智老人，等同于无依无靠的孤儿。不记

得年纪，认不出孩子，不知道季节，正因不知道所以呆愣茫然，对于实际存在的人事物感到不安与恐惧。

我接收到的讯息只有不安与恐惧。为了舒缓这份不安与恐惧，母亲二十四小时都像个讨抱的婴孩，因为除了一直被人抱着，没有其他办法能舒缓这份不安与恐惧吧。自己的宝宝，我可以连续抱二十四小时，但八十八岁的母亲，叫我连续抱二十四小时，我办不到。

然而不久之后，我也会变成这样吧。六十三岁就觉得碰到骗子也太大惊小怪，太天真了。

2 难得的画面

风和日丽的大晴天。虽然地面上还有残雪，但就像翻开冬天的大衣一看，没有内里一般，春天的气息就这样来了。

往周遭的树木一看，枝头已长出小而坚硬的花芽，端着架子朝向天空竖立着。

虽然整排树还是枯木的模样，宛如瘦巴巴的老太婆，裸着身子排队在等洗澡，可是树实在很伟大。尽管严冬时是老太婆老头子，但春天的脚步一近，便将雪下面的水吸起来储蓄，以备滋养新生命。大自然真伟大，不强词夺理，也不喧嚣吵闹，只是静静孕育生命。

人就无法这样了。叫一个秋天瘦得皮包骨的老太婆，到了春天就长出犹如初生婴儿般的水嫩肌肤，是不可能的。只能好不容易熬过一个冬天，变成一个更坚毅的老太婆而已。

玄关旁的夏椿¹长出了一毫米的花芽，我摘下一看，尽管表层是枯木色，里面已是层层扎实的嫩绿。

闻了一下，有点青涩味。我也有过青涩时期吧。我不可能变成嫩芽，但内心却雀跃不已，不禁说了一声谢谢。究竟在感谢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只是觉得很感谢。人也很像虫吧，春天一来，就想从家里蠕动出去。虫子从地下出来的时候，高兴吗？

我把车子开出来，行驶在两旁积雪的道路上，突然宛如来到白日梦的正中央，时间与空间都化为乌有。看到前方有个穿长裤的下半身，只有下半身匆忙地走在马路中间，我吓得浑身汗毛直竖。有那种只有下半身的鬼魂吗？我吓得都忘了踩刹车，经过那个下半身旁边，我才发现是个老太婆。她上半身下弯了超过九十度，在匆忙走路。从后面只看得到下半身。这个上半身弯了超过九十度的老太婆，也是受到了春天气息的吸引，像虫子一样，像我一样，爬出来了吗？

1 夏椿，又称沙罗花，或是夏山茶。

去荒井家的途中，我看到了积雪的庄严群山。这副景象我已经看了好几年，今天却像第一次看到般，觉得很新鲜。天空一片湛蓝。已经看了好几年，我却不知道山的名字，问荒井太太：“那是什么山？”“那是白根山，那是草津。”哦，这样啊，白根山和草津我都去过好几次了。我很佩服自己去过那么高的地方，但不是用双脚努力爬上去的，是车子载我去的。所以我也觉得有点狡猾。

“我刚嫁过来的时候，问我老公那座山叫什么名字，我老公说‘不知道’。那时我心想，住了几十年了居然都不知道，我到底嫁给了什么人呀。结果不是这样，我老公是在说‘白根’¹。”荒井太太说完，两人都笑了。那时荒井先生刚娶妻，有点害羞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说得有点冲。我猜年轻时的荒井先生，回答的时候八成不是看着山，而是在直直地看着前方吧。

无论夏天或秋天来到荒井家，就算荒井先生不在，荒井太太也绝对不会不在家。荒井先生要出门参加很多聚会或出货，也要外出买种子或工具，夏天傍晚会去钓鱼，秋天会去山里采菇，所以有时不在家，但荒井太太绝对不会不在家，她总是在忙东忙西，不像我常赖在床上一边看影视八卦节目，一边吃花生。

1 不知道和白根的发音同为 SHIRANE。

荒井家的玄关旁挂了个黑板，像宫泽贤治一样用白粉笔写着“在温室里”或“在前面的田里”。荒井先生曾默背宫泽贤治的《不要输给风雨》给我听：“不要输给风，不要输给雨……”一口气默背到最后，一个字都没错。而且他非常博学：“以前诗里说‘一日吃四合糙米’，可是最近改成三合了。有人认为吃四合太多了。不过，那时候农民的副食品不像现在这么多，所以我觉得不要改比较好。”¹此外，他也曾默背与谢野晶子的《请你不要死》²给我听，这是一首很长的诗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

太太总是静静待在旁边，或是倒茶，或是端酱菜出来，其他时间都默默坐着。我觉得她打从心底里尊敬荒井先生。

我认为当妻子就该像她那样。换作是我，一定会说些有的没的，例如“当局为什么没有把晶子抓去关起来？”或是“明治的女人，比现在的女性主义者更拼更大胆哦”。甚至会说出这种引发吵架的话：“家事要公平！”

有一次在田里，荒井太太把瓦楞纸垫在屁股下面，一边挪着屁股一边摘玉米。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说：“因为我膝盖痛。”我吓了一跳：“这要去看医生啦。”她笑笑说：“嗯，摘完

1 宫泽贤治《不要输给风雨》诗里提到的“四合糙米”，据说有些评论认为战时粮食短缺，四合太多，因此曾改为“三合”，载于教科书。

2 与谢野晶子（1878—1942），活跃于明治至昭和时期的日本诗人。《请你不要死》是写给日俄战争时在战场的弟弟。